



菲律宾华侨各界祭奠杨光注等八位烈士

当杨光注和其他七位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馆的馆员被日军带走后,各式各样的传言就甚嚣尘上。有传言说八位外交官被“解赴东京”,也有人说他们被送往了台湾。不过,在确切的消息没有传出来时,这些外交官的妻子儿女虽然日渐担心,但心中总存了一份希望。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常毅 王颖菲 胡玉梅
实习生 吴怡

五载万里路 九烈士忠骸回乡路漫漫

■异域埋忠骸

八烈士牺牲后将近4个月 噩耗才传到国内

1942年5月24日,杨光注等八人在马尼拉华侨义山被秘密枪决一个月零8天后,菲律宾日本当局在马尼拉的一家报纸上,用篇幅很小的文字刊出公告,公告中提到了杨光注等八位外交使节的“罪状”,也提到宣判八人死刑,不过,对于已将中国外交官杀害之事只字未提。

国内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直到将近4个月之后的1942年9月11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对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透露了有关杨光注等八烈士“有可能已遇害的消息”。“据敝国前驻日大使Sir Robertcraigie来电报告,贵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人员中八人似已被害。”

目击惨案的看守人在埋骨处做了记号

不过,对于等待丈夫们回家的女人们来说,尽管收到了日军送来的衣物,但仍心存希望,这个希望则在烈士们的遗骸被发掘出来时,变成“彻底的绝望”。

1945年,盟军光复吕宋岛,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发掘八位烈士的遗骸。但是,大家只知道烈士们被埋于华侨义山,而要在这一处自清朝同治年间就作为华侨公墓的地方找到烈士的骸骨,谈何容易。

所幸的是,1942年4月17日,侨民廖西白在华侨义山指导开垦种菜,无意间目睹八位烈士被害全过程,其在后来发表于马尼拉一家中文报纸上的“目击记”一文中记载:

“日军枪杀中国人民于此地已有三批。余闻之,不禁毛骨悚然。17日上午,照常往视,又有人告曰:‘日军又要枪毙良民矣,经令土人用水浇土,预掘墓穴,

随后,经查证并进一步核实,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42年12月发表照会,谴责日寇野蛮行径。

照会中,国民政府给出了刚获证实的消息——

“中国政府根据所获得之最可靠消息证实,日本军队在侵入马尼拉时,确已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罔顾国际公法及人道主义之原则,将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注等八人残杀。”

“日本军阀似亦深知此种野蛮行为之可耻,故对于杨君等被害之事实严守秘密,至5月23日始宣布枪决华侨20人之消息,但仍未发表其姓名。至6月9日,日军将被害八人衣物等送交伪华侨协会,真相始大白。”

想因久旱不雨,地质坚实如石块故也。”余痛不忍闻,叱其勿谈。旋与难民共进午餐后,休息于崇福院前。下午一时许,果见日兵拘押身穿白衣多人,鱼贯而至,至堂左对面之斜坡止步,排列成行,余等屈指一算,共有八人。远望其中有身材高大者,但面目则难辨识……俄闻枪声乱响,知彼被难者,已与世界长辞矣!”

在后来的文中,廖西白猜测,被枪杀的八人,就是与外界断绝联系,日军回复“迁往别处”的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的杨光注等八位外交官。

当时,华侨义山的看守人吴天赐是另一位目睹了惨剧的见证者,在日军离开现场后,吴天赐偷偷在八位烈士被草草埋葬的地点,做了记号。

这些目击者的描述和记号成了发掘八位烈士遗骸的重要标示。



1947年7月,国民政府要员参加公祭仪式

直到遗骸被发掘,他们的家人才彻底绝望

1945年6月14日上午8时30分,杨光注总领事暨七馆员遗骸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在吴天赐老人做下的标记旁,首先动工挖掘。挖至一米左右,先发现一片白色内衫的破布,随后挖出一具骸骨,还有眼镜、皮带等物。遗物已损,面目难辨,一时分不清是何人所配。观者已是唏嘘一片,伤心至极。

直到下午,莫介恩夫人罗淑华到场,才辨认出一副眼镜是莫介恩

领事的遗物,随后,又根据遗物判断出一副骸骨乃是杨光注之遗体,接着,经家属依据随身佩戴之遗物一一辨认清楚。然后,分殮于木箱内,排列起来,各遗属站立其后,合影留念。

当八位烈士的遗骸被发掘出来时,一开始并没有运回国,而是暂时移交到了华侨义山的崇福堂暂厝。

1947年4月,国民政府外交部

华侨义演义卖,为烈士筹建纪念碑

道路须宽阔,以便往来之车辆。”当时,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因菲律宾华侨屡受战争影响,经济尚未恢复元气,连预估的两万元非币也拿不出来。

但建碑义举,万人拥护,华侨们都在想方设法筹资。领事馆首先拨出一笔费用,各华侨社团、学校随之慷慨解囊。义勇军及新光剧院主持义演《青青河边草》名片,获得各界侨胞热烈赞助,共获捐款2万3千8百30元;天声票房剧院义演捐款9千1百57元。最后,共有100多个单位和个人解囊,共捐得

另一位烈士遇害后被抛尸野外

在杨光注等八烈士被捕前后,在南洋的另一个角落,国民政府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卓还来面临同样的命运。

英属北婆罗洲山打根于1942年1月19日被日军攻陷,中国领事馆人员来不及撤退,被日军包围。日军杀气腾腾,刺刀架于卓还来颈上,企图迫使其合作,遭到严词拒绝。日军又索要领事馆档案材料,卓还来早已将重要文件付诸一炬,手指灰灰对日军说,“全部在此,可以取去。”日军大怒,当即将卓还来逮捕。随习领事杨登程,主事厉鼎元等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而遭到毒打。

日军逮捕卓还来的目的是想强迫他脱离中国政府,加入汪精卫伪政府。对此,卓还来以凛然正气,断然拒绝合作。此后,卓还来



1947年7月8日《中央日报》报道烈士遗骸抵明故宫机场情景

强迫他脱离中国政府,加入汪精卫伪政府。对此,卓还来以凛然正气,断然拒绝合作。此后,卓还来

■魂台归故乡

专机接忠骸回国 礼送队伍超过三里

杨光注等8位烈士的忠骸暂存在华侨义山崇福堂时,中国驻菲总领事馆随即经过情况具报给外交部。1947年4月,国民政府外交部回电,决定将烈士遗骸运回国内隆重安葬。此举引起国内外公众舆论关注,杨光注的夫人严幼韵也电告,要回国参加公祭。

5月15日上午,马尼拉各侨团代表聚于大使馆,成立“菲律宾华侨各界礼送杨故领事暨殉职馆员忠骸回国安葬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烈士殉难处立纪念碑,并通知各界侨团人士,举行烈士公祭之时,以现金代替挽联花圈,以充纪念碑建筑经费。第二次会议则决定电请外交部派专机来迎接忠骸回国安葬。报告很快得到答复。6月下旬,奉外交部复电,中央航空公司“C-四六”型专机一架将于7月3日抵达菲律宾,7日返回南京,由总领事馆主事杨柳溪护送。7月1日的筹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7月7日8点举行公祭,9点送往机场。

7月6日,在华侨义山烈士殉难地举行纪念碑奠基礼后,在崇福堂举行了移骸礼。八具忠骸,加盖中华民国国旗,于下午5点运抵中山街国民党中央党总支部礼堂。曾经数度捐款救国、华侨义卖的创始人洪金典自愿到祭堂诵经,并协同抗日义勇军守护达旦。

蒋介石敬赠花圈,司徒雷登撰文褒奖

1947年7月7日下午6点10分,杨广注等八位烈士的忠骸被运送到南京明故宫机场时,外交部次长刘师舜率职员等前往迎接。在牺牲五年后,历经大约2000公里路程,烈士们的遗骸终于回家了。

《中央日报》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烈士忠骸由外交部专车,导以军乐队,缓缓送至中国殡仪馆。哀乐声中,忠骸自车上移到灵堂,分列两排。忠骸被安置在长两尺、宽8寸的柚木箱内,外面以绿绒包裹,上面覆盖中华民国国旗及玻璃纸包鲜花一束。卓还来的忠骸此前已运回,安置在一具白色大理石箱内。忠骸移放好后,刘师舜率职员三鞠躬,殉难家属履行安灵礼。

第二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在中国殡仪馆举行盛大公祭,外交部次长王世杰主祭。灵堂设于中国殡仪馆“崇敬堂”内,烈士遗像、菲律宾总统罗哈斯和蒋介石所赠的花圈,列在灵台上,中悬“万世流芳”大字,多名烈士遗属在灵前执礼奉奠,陪同祭祀。

1947年9月3日,菊花台上葬英雄

在杨光注等八烈士忠骸归国前,1946年底,卓还来烈士遗骸经根地咬、文叻叻、保佛、吧巴、亚庇、新加坡等地,于1947年2月26日,在此经过3000多公里路程后,终于返回祖国。在卓还来忠骸回国前的1947年2月24日,菊花台安德公园被改名为南京市忠烈公园。当地群众李如华、陈嘉银等捐献土块十七亩六分四厘,作为墓地,以葬九烈士忠骸。

1947年9月3日,抗战胜利两周年之际,九烈士忠骸公葬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央日报》1947年9月4日报道了九烈士公葬的盛况。

下午两点,首先在中山路中国殡仪馆进行公祭。南京市市长沈佑主祭,外交部次长叶超、刘师舜陪祭。另有政要、各国使节、烈士亲属等300余人参加。灵堂前置花圈,四壁遍悬挽联,中间“气壮山河”之横幅,为行政院长张群题挽。

两点一刻,公祭典礼正式开始。公祭结束后,各国使节退出,随后进行移灵典礼。在沈佑主持下,全体肃立。哀乐声中,主祭就位,上香,恭读课文,与祭者向灵柩行三鞠躬。然后,全体默哀,再奏哀乐。最后,礼毕起灵。

参祭者退场,分别登上早已预备

7月7日,天刚蒙蒙亮,中山街上已是车水马龙。祭堂四周缀置黑布,正中台上,安放者八烈士遗骸,上悬烈士遗像。台上布满鲜花,菲律宾总统罗哈斯赠送的花圈放在正中,祭案上放着香炉,青烟冉冉。烈士杨庆寿的夫人带着7岁的遗孤,坐在右侧烈士遗属座上。

8点,美、英、法等国公使,荷兰、意大利代办,以及各国领事、菲律宾政要等陆续莅座。8点10分,公祭礼开始。司仪方伯仁唱礼,陈质平公使主祭。在罗浮铜乐队的哀乐中,向烈士献鲜花。华侨社团代表梁士杰读祭文。之后,全体起立敬礼,鞠躬默哀,1000多人恬寂无声。公祭本来到此结束,但菲律宾议员山尼叻忽然站起来,做临时演讲。他曾与杨光注共囚一室。

8点半,中国领事馆16名外交使节分别护送八具忠骸下楼,送上两辆灵车。参加礼送烈士忠骸回国的侨胞达5000人以上,队伍超过三里,路边观者盛况空前。乐队前导,后面是缀有白花烈士遗像车八辆,随后是灵车、中外交使使节队伍,以及侨胞社团和学生等。

队伍缓缓前行,9点半抵达描加地机场。9点50分,忠骸移送悬挂着黑纱的机舱内。10点整,飞机起飞。全体侨胞肃立,行注目礼,飞机直冲蓝天,目送者热泪盈眶。

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卓还来的老师,他撰文称,卓还来兄弟数人毕业于燕京大学,尤数卓还来承袭了中国优良传统精神,他的学术造诣、爱国热情和治事能力,以及在外交界的成就,足以证明。

“杨总领事为我国最优秀之青年外交家。”公祭典礼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对于杨光注和老朋友朱少屏的牺牲,非常惋惜。典礼后,王世杰对日军暴行严厉谴责,日方杀害九名外交使节,“实为近世文明之一大耻辱”,行政院政务委员会决定为杨光注等九人公葬,“以励忠贞”。

国民政府先后对杨光注等人的忠烈行为进行了明令褒扬:“临难不苟”“尽忠职守”“效忠危难,大节凛然”……

此外,卓还来被囚期间,当地华侨丁尊三的儿子丁道尧为他密送报纸和食物,被日军拘禁,后来被害,年仅18岁。1948年,国民政府颁布奖状敬赠丁道尧的家属,褒彰他的忠烈行为。



杨光注等八忠骸归葬路线:1947年7月7日 崇福堂——中山街——描加地机场——厦门——南京明故宫机场——中国殡仪馆;9月3日公葬于南京菊花台。

卓还来忠骸归葬路线:1946年12月12日经根地咬——文叻叻——保佛——吧巴——亚庇——新加坡——香港——于1947年2月26日抵达南京;9月3日公葬于南京菊花台。

■正义的审判

凶手百般推脱罪行,最终伏法

1945年10月4日,吕宋岛上硝烟还未散去,正义已经迫不及待地到来。

根据当天美国合众社在上海发布的消息,“中央开始调查日军占领马尼拉时杀害我国领馆人员之重要战犯,将加以严肃处理。重庆方面对此,虽无任何消息宣布,但似已从着手调查,因拒绝与敌合作而被被害者,计有前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注等八员。”

不过,在实际的审判中,对别人极度残忍的侵略者开始推脱自己的罪行。

■民国政要题赠九烈士挽联

报国填沧海,成仁重泰山。

领我精英筹,犹听舆人歌厚泽;死生真堪记,永为僚友树芳型。

——于右任

王世杰

陈立夫

甘乃光

俞飞鵬

谷正纲

刘师舜

叶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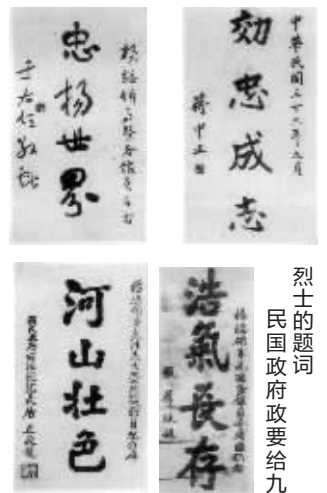
孙连仲

前驻菲日宪兵司令太田清一于1946年1月2日在美军事法庭上自辩称,“关于前中华总领事杨光注等之杀害事,昔日彼等罪状,有下列数点——1.抗日活动;2.军事协助蒋介石;3.抵制日货;4.扰乱治安。”

面对随时面临的审判,这位吓坏了的刽子手甚至搬出了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年之前发表的一份声明——“日本不承认重庆方面政府,故杨光注等系以中国人之身份被捕,并不承认为外交官员。”

就算这样诡辩,太田清一这位杀害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八位外交官员的元凶也没能逃脱审判。马尼拉1946年2月23日合众社电:于山下奉文(日本陆军上将,战犯,曾策划“新加坡大屠杀”)被处以绞刑后一小时许,又有两名战犯押赴该黑色绞台受死,其中一名为前驻菲宪兵队太田,太田死时为今晨3时41分。”

几个月之后,1946年9月20日上午9时,杀害卓还来的日军警长阿部木中佐、芥山光谷中尉被英军处以绞刑。嗜血者死于血。



烈士的題詞
民国政府政要給九